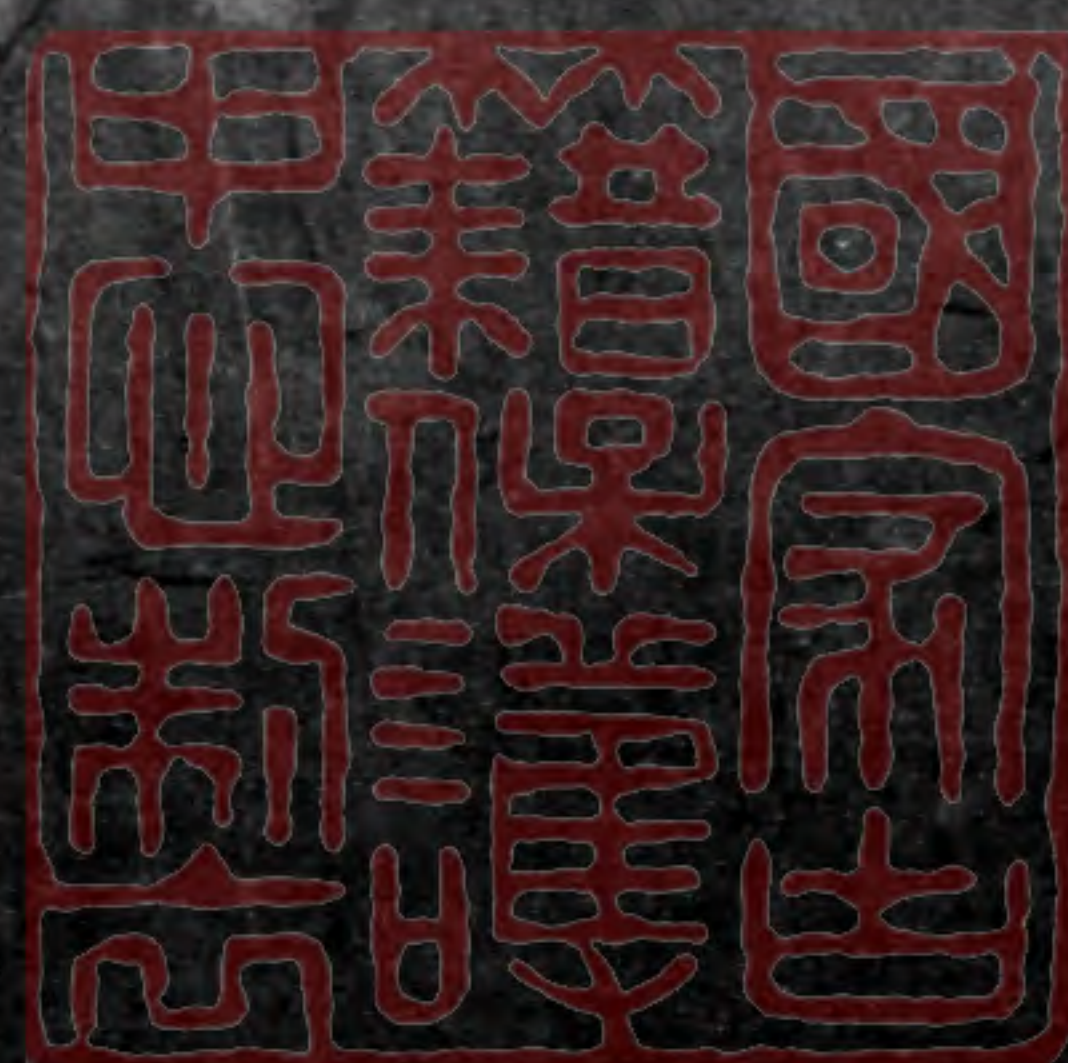




鮎埼亭集外編

卷三 賦
卷四 碑銘
卷五 碑銘

第二冊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

鄞全祖望紹衣

賦三

土圭賦

限韻馮相致日以辨四時有序

周官建都取地中之說先儒辨之備矣予謂當以大司徒所徒所載參之典瑞然後知其本非周官之文大司徒所云測土深求日景即典瑞所云致日致月也大司徒所云土地制域即典瑞所云封國則以土地也而大司徒獨於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以下接以天地陰陽日月風雨七句吾疑此七句者漢人之言僂入經文舊經必無

是也況讀其文乃類考工記句法五官中不概見從來
辨此者祇攻鄭賈不知本文中明有之不指明經文之
錯則鄭賈烏可折也善哉唐志之言曰古人所以步圭
景之意將欲節宣和氣輔相物宜而不在於辰次之周
徑也詞科諸公偶拈是題乃序其說於端
聖天子握五部秉七衡暘谷昧谷巖其宅曲阿織阿審
其程涖觀臺而樹欒迎靈曜之著明六幕則地朔天南
之畢協九紀則箕風畢雨之俱平黍爲實竹爲筩固同
屬黃牙之產璿其中玉其外亦均資孚尹之精埋葭管
之土灰或有崇而有庠懸玉衡於土炭時一重而一輕

而究彼墨景之不爽蓋別有元符之可馮乃命匠氏范
新型思極於毫芒之細用參夫神物之靈依工則勞司
徒之掌析圭則仿國瑞之名欲質諸天而罔渝雖蒼璧
之享有弗若苟錯諸地而已可并白茅之藉亦弗營今
夫大圓者本高厚之渾成代明者或東西之殊向長日
短日之極牛井各著其垣日中宵中之平婁角迭呈其
象月主分而日主至其致之各以其時日主望而月主
弦其至也本同其量惟辨秩之最殷斯功成乎輔相必
其瑤光四布愆伏俱消玉燭長調陰晴無恙布四和以
求中舍震離兌坎之罔渝列四鈞以問偏隅乾艮巽坤

之相望然後春容帝座與八風之節俱諧肅穆天庭偕
庶民之星共暢然而地一定而不移天至神而難恃二
極則三十六度之隱見一出入之位非易推四游則
萬五千里之升沈假上假下之宮誰克既或行黃道之
外晷以稍進而移或行黃道之中晷以稍遲而退退者
或陰之羸進者或陽之厲是雖化機流布所偶差抑亦
大均調變所有事是以觀四仲之命官宅明都而敬致
則度高而測深雖放勳其不廢爾乃瑑則終葵之杼珽
原天子之笏杼以朝王笏以朝日上刻者銳其首四出
者儻其末舊屬黃流之尊今爲坤儀之率八神繞之儼

衆星之迴環八表共之恍中星之突兀方闔方案端拱
而居內規外規縝密以粟玉尺之布不假廷平玉軫之
徽不須瑤瑟更無五采五就之繁何有同邸異邸之別
旣去飾於韋衣但象形於中必於是二至二分計其時
一股一勾計其里八月不必滿八日之期四時卽以分
雙曜之時當夫亭午之漏初中天半之華方霽或赤龍
之氣蠕蠕或黑鳥之陰旒旒是則尺五寸而近爲南轅
丈三只有奇爲北紀至若晨光熹微暮雲徙倚或暫辭
東沼之輪或繼照西崦之軌是則七尺三寸之攸同二
十四分之妄指是以窺天而知其和謬盈減不失其宐

度地而知其中邊增損各有所以彼大采朝日識地德以凝承小采夕月虔天刑而糾擬斯天子所以參三才之位祛四時之累也而要非推測之精曷以有此慨自緯候諸書之支離漢唐羣儒之汗漫陽城浚儀因易代而累移交陞金陵更參觀而益遠不知四方中土之說無所據依千里一寸之文誰爲質辨彼夫平陽放勳之都蒲坂重華所踐安邑則九鼎攸居亳京則五遷始奠卽在有周亦復安宗祏於西豐建行所於畿甸不過求道里之適均取朝宗之所便安得陰陽風雨之會經百世而不移帝王升降之區嬗累朝而弗變吾嘗以匠人

水臬之文比合於司徒土圭之例圭則司天者觀化之所需臬則營作者辨方之所自雖所司之不同顧致用者無異原無預於宅中又奚有於卜地況歲差之難齊安得土中之長峙豈有揆日之隆儀乃朝三而暮四至若渾天旣北斗之分過峻蓋天亦南方之度不齊五寸三寸之文莫定五嶽五表之說難稽是以守敬舍六家而弗道置四丈以審規豈知法先觀象道在乘時苟剛柔之適協參覆載以無私土應黃鐘之德圭宣春氣之滋終始妙貞元之運弛張措文武之宜斯則又何有於偏端之推步曲說之駢枝

衢尊賦

王者坐神府運道腴握斗柄流地符酒漿不挹而徧醴
 泉隨在而瀦釀淑氣以薰蒸微禽亦歌既醉播晴光為
 膏沐小草共樂咸濡時則前朝穆穆後市愉愉明堂則
 四門五室大田則一井九區表以靡華之九葉環以交
 枝之五株窺夙夜之元神淡如明水溥寰方之茂育濃
 似春滑五齊六清人人酩酊十酸九醞戶戶醍醐如澠
 如淮如河如濟爭赴杜康之宅旁流儀狄之廚以故洗
 爵而中達早具奠肆而周道先儲爰有一尊其名曰衢
 是尊也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哀其多兮不為不足益其

寡兮不為有餘執中同欬器建極似斂孟爾乃以筐曰
 醜以簋曰醕紀則有獻魯則有壺象以鼻而善吸犧以
 背而能噓蜃取其動鷓取其虛或金為飾或玉為樞然
 而用各有地度不可踰卜夜之諫凜凜太康之箴瞿瞿
 或一獻而止清其渴或三爵而惟罰是虞或范昭酌之
 而不免見徹或杜蕢揚之而媿其有渝至若在官曰庫
 在野曰鑪家釀曰醞市釀曰酤而苟乞漿不得博醉焉
 如日斷天河之水府涎流道左之蘖車斯空聞夫揚解
 究未免於向隅孰若斯尊不竭不淤其取之也無礙無
 拘望總街兮如鶩遵大路兮不嘔撫黃目兮朗可拭溯

縹醪兮清不汗罔計多寡遑論有無抑不聞縊精之始
作麴之初也耶真宰以大順宣說豫以太和化姬煦玉
燭之精以爲釀具庶民之星以爲酒徒明水大火以爲
醴齊嘉禾瑞麥以爲蓄租坐八風谷合百花萃而於是
天困啟天乳酥張素主觴旗官建廡始以空桑之飯終
以烏梅之醕以蚩蚩而來者昭其不速之敬以混混而
出者大其勿幕之孚其藪維何彼山之麓有笋蔬兮其
菹維何彼水之滋有菰蒲兮幕以圓蓋如穹廬席以平
壤如大輿缶以土鼓以桴藉以茅薦以芻雖丁男大小
或分其戶品流清濁或各有俱甘苦之種旣別伯仲之

行亦殊而要之左陶匏右康瓠見淺見深不至罄瓶而
壘恥一挹一注寧論石贏而斗輸當是時四學橫經士
鄉資其觴咏三農負耒原田慰其辛劬市有醉人商不
復以爲瑞關無酒禁旅皆願出其途高賢以設醴而維
繫三軍聞投醪而奮呼列仙借爲容身之地荒外資爲
難老之需縱臥甕之有人不登新格卽挈瓶之寡智亦
足歡醪可以十榼可以百觚可累而戴可負而趨旣不
嫌於無算自共樂其於胥頌堯尊之德者壘壘鼓唐衢
之腹者魚魚蓋衢以昭其推行之博尊以示其翕受之
敷井養而不窮者四海一家之量所以大鼎烹以爲飴

者十漿九饋之用所以舒是故後刑兮念室先惠兮天
渠筮易得大畜之上觀星在黃道之墟豈猶夫一觴之
小施更何須三日之大醕

石鏡舞山雞賦

有序

予向疑劉敬叔異苑山雞事以爲特因罽賓孤鸞舞鏡
一案而少變之況魏公子倉舒之言不見陳志與裴注
又似因巨象一案而附會之然卽令果如所言亦甚不
吉非體物家所樂道也及讀唐詩有石鏡舞山雞之句
始爲恍然空山文石嵌空如鏡幽禽樂之顧影自憐斯
則協靜觀之情狀寫咸若之性靈者也昔晉廷徵曲水

故事摯仲治以所言不吉左遷後世之據異苑者得毋
類是今觀唐賦亦祇於篇中畧及不敢詳其顛末殆以
此歟乃別爲石鏡舞山雞賦以正之

有鳥翩翾秉重熙之淑氣觀元化於空山賦種則繼離
之明炳煇應時則大夏之色朱殷星散璿璣之宿序逢
鶉火之躔偕晴霞而錯落迎麗日而磷斑然而棲神雲
岫匿影人寰問譽命雖偶作五工之氏愛羽毛或閒登
九貢之班要其幽貞獨處耿介誰攀啄粟陰崖之黍同
心幽谷之蘭豈意巨靈融結文石噴吮一片虛明之鏡
千巖淡蕩之天對古洞之寒泉而更澈沐危峰之飛瀑

而彌鮮苔影染之而愈碧霧氣浴之而倍堅清蒼以爲
玄錫沆漑以爲白旃時則山草吐菱花之豔山嵐凝月
魄之圓山都遇之而慙其形穢山鬼望之而覺其神寒
於是山雞過之四顧欣然縱令羣儕之共賞未若寸心
之自憐乃回翔而諦視遂妙舞於轉圜以健翮爲長袖
之運以輕身比細腰之孱惟四時之產俱備斯八風之
節各嫻生憎鸚鵡之眼未化差喜鷓鴣之翥同嫺翠羽
迎風而裊裊赤翎浥露而僊僊問好迷則空中卽是窺
眞色則阿堵能傳差池披其金粉宛轉拂夫雲鬢不羨
衣上華蟲之豔不慕冕中赤鷲之妍當其矜疏趾夸朱

顏下復上往復還知天機之自得識樂意之相關態以
乘虛而動神因遺世而閒或五粒之松偶集或百尺之
絲忽扳千仞鳳輝遙接中達鴻羽爭先蓋其幽情原寄
之天際塵障不染於世閒苟未逢夫徙北圖南之會姑
長永其棲桐食竹之年宵浪蹟以博如臯之笑抑獻符
以隨陳寶之肩用求知於冰鑑戒妄出於玉環方將見
彭籛而遠舉又何惑乎遇相高而孤騫斯幽園所以明
處士之志而三贊正以立貞士之閑也歟

追琢其章賦

有序

是詩之旨古序以爲能官人也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今入廟則奉璋瓚以相禮者有人行軍則帥六師以從王者有人作人之效於此盛矣歐陽公曰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夫是雖一時人材之盛要非文王之能官人不至此故孫毓以爲專美官人非稱周地之多材蓋官人之術在作人而作人之功則於末章追琢金玉見之朱子泛以爲歌咏文王之德之盛而爲人所歸恐非詩中之意而末章尤爲未協然考康成以來雖皆宗古序以爲官人而於末章則亦如朱子所云王肅曰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是與全詩絕無呼應今本之古序參以曹放齋嚴華谷諸家仍主作人而

言作追琢其章賦

惟天地之菁華日旁皇於川麓披沙而遇金撈石而得玉或三品之最尊或五德之具足或堪庀飭物材或能庇蔭嘉穀經百鍊而愈剛遭烈焚而不燠蓋堇子之銅未可倫而岐山之珉不足錄然其初也金則尚胎玉則尚璞闕於溟海之涯韞於崑岡之谷如太極之方含疑先天之初伏又似混沌未分鴻濛未副雖其光則旦旦熊熊而其神則渾渾穆穆旣恥炫其珍奇遂自甘於寂寞神物不可以終晦哲匠於是乎挺生謂是秉乾道之剛健得天氣之清明蓋六府之所祕百物之至精五百

年而始產一萬鎰而猶輕推原夫九牧之作貢以志夫
一代之鍾靈況夫金之萌也有苗有秀玉之長也有華
有榮亦幾歷夫氤氳之妙始得萃爲特達之英雖成材
已落其實而利用未成其形是故不追則光不著不琢
則器不成夫質之陋者巧無可施才之薄者文無可飾
縱切磨之空加要闢然其無色蓋外襲者非光輝而中
乾者乏潤澤乃茲希世之珍豈意應時而獲於是椎鑿
是營刀鋸并力礪以羊頭之鋼攻以他山之石模範各
制其宐肉好不渝其則從革不妨於紆回瑕瑜無嫌於
別白迨夫雕鏤成攻冶息其聲鏗鉉其氣英特奐如者

可遠觀瑟若者可近識北斗之芒宵寒白虹之氣晝射
夫文以質而足重質以文而備昭七鬯陳而春容樽俎
之上旌節動而輝煌矢石之交金鏞玉瓚以致孝玉戚
金戈以示豪是以居則爲介福之助出則爲禦侮之寮
緬周王之壽考燦文治於重霄秉中和以建極萃瑰瓌
於盈朝宐詩人之比物示百世之斗杓乃泰階之盛事
歷千載而非遙御中天之離照舉一世而甄陶秉金聲
與玉質收乾符與坤苞行見麟趾之中皆周號兔罝之
內有顛天祭則膺神社戰則服天驕小臣方將效鉛刀
之一割敢自甘朽木之不雕

宵雅肄三賦

蓋聞道德一於太學教化垂於先師是以鼓篋而入釋
奠有儀爰進蘋蘩之菜導以皮弁之司濟濟有瞽皇皇
聲詩其詩伊何宵雅之葩始於鹿鳴終於皇華原夫三
詩所用於古實諒交聘則肆夏文王迭奏鄉飲則南陔
嘉魚並夸一編之材七十四兮斯其綱正聲之作二十
二兮斯其冠其在入學之初尤爲定志之撰桑弧蓬矢
兮墮地所期桐陰竹實兮生平所願舍是三詩孰當樂
玩彼夫草茅出於環堵天闕遠於九重雖芹曝之欲獻
望闐闐其難通巷可遇兮不屑牖欲納兮何從斯則咷

笑所以莫卜歌泣所以未融聖主乃開公道以布誠心
本深情而將厚意大燕衍以笙簧宏賚予以帛幣縱嚴
肅者堂廉而感通者志氣惟鳴鶴之音旣孚斯羔羊之
節益勵當其時也酒旨且有物多維借有他之虞弗作
不富之隣無猜賡歌成而爲謨誥笑語洽而非俳諧豈
以夸豐亨而耽豫樂將以佐乾度而佑泰階若夫身將
許國公且忘私寒暑飢渴之不憚東西南北其奚辭乃
或戀晨昏以致嘆陟岵岵而興悲懷白華兮岑寂悵彩
服兮睽違而義已割情忠能移孝卽令生前致舍肉之
誠身後極椎牛之報甘脆徧於慈筵寵榮賁夫墓道脈

脈此情悠悠誰告豈期下吏衷情早入大君寤寐瞻周
道兮有懷望征夫兮長喟謂此子職之疏實係官箴所
累不煩告勞之歌已諒望雲之淚至若周物者其智遍
物者其仁惟一人之首舉已包舉夫八垠猶於簡書之
使備求聞見之陳博采於親禮事難旁搜於謀度諮詢
所以旌節遠行輪軒四出非徒夸長駕遠馭之規乃以
收明目達聰之術用不遺於一芻一蕘地詎分於在原
在隰倘所至今不虛則有英兮必掇然則凜訓詞之惕
厲敢任意於壯遊送以禮樂責以謨謀必訪善兮爲咨
必秉忠兮爲周斯可以見泰山之不辭土壤河海之不

擇細流夫婚姻不備兮貞女不行恭敬不至兮賢士不
處斯體羣臣之所以列於九經者也然則學古入官委
身事主徒爲溫飽之圖莫副彌諧之舉斯不亦負國家
而羞儕侶歟大學之官其始也當其幼學之日期以有
用之材將使之昕夕吟咏神動志開固宜辟雍之多髦
士鄉國之皆俊才於以輔壽考作人之化而侔雲漢之
昭回者歟人之類乎霖然其霖然其霖然其霖然其霖然
觀霧淞賦 昔者曰 觀霧淞賦 昔者曰 觀霧淞賦 昔者曰
雍正癸丑冬十二月乙卯京師夜氣如霧重之以霜凝
於木上熠熠有光且起視之飛滿空堂良久始化亟呼

童子輩共賞之蓋自渡江而北數千里無梅花說者以爲皆變而爲杏也今木上所成令人大有月落參橫之勝是日客有過訪者曰嘻是於五行家爲何祥也曰客不聞夫東人之諺乎霜淞打霧淞窮漢置飯甕茲之溥枝泣葉覩陽不晞一望瑩然委素成脂正所謂霧淞也古人之言霧者謂其爲百族之殃本於地而應於天以陰冒陽然而太平之世浸淫被泊則有不塞望之祥故其爲凍洛也苦寒而出見睨乃消歲將順成此實其招稽之於古則有若曾文定公之詩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花開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無人齊插玉籠懸所

以描畫雍熙之象者宛然在目蓋其本一時天地清明之氣而非積水之上溢故其出也不爲冥氛而爲麗景其會合於沖融之運而非窮陰之鬱沍故飄揚而不整然則其乘晴霞迎朝爽御淳風而燦爛於高旻者豈偶然哉夫乾苞通而甘露至坤符流而醴泉見斯固太平之慶然不若豐年之足羨也固不必登於符瑞靈徵之志而後爲洪範春秋之所善也乃者五日風十日雨休和磅礴遍及六宇而宵衣旰食時如負疚偶有微禮修省恐後是以薰蒸醞釀輝茲堯天榮光不夜以報有年諺云豐年穀儉歲玉容而知此祥也其可賀矣苟不然

者山林拂戾或為木冰五行列之以為災青吾亦將與
客抱杞人之憂愀然長嘯安得留連光景志其遊傲客
曰善於是春酒初熟南榮之日正曛林閒殘馥淹潤軟
塵民有脫羊裘而嬉者長老以為昔所未有予亦陶然
竟醉信筆賦之

半夏賦 有序

南訛正永暑氣漸厲閒吟時訓靜按卦氣主人方驚隕
杞之自天欲決芻而未逮但見帶草森森繞我階砌乃
有半夏一叢嫩綠無際托木槿為同岑作王賁之後輩
主人方撫而玩之忽為過者所薙曰是有毒不可近也

噫亦深慮矣乃抽毫而寫意

是其苗於微邱之野盛於槐里之川厥名地文別署守
田水玉志潔和姑表妍著之農帝之錄載在不韋之編
匹練比白列錢同圓謂宜映榆莢於神州大社之座伴
葵莖於明堂太廟之閒以為芍藥殊其甲以為旁蕪異
其酸彼羣疑為堇葛之難制豈知益以薑芥而始完今
夫百物之產與時偕行春枝八千歲而猶茂冬花十二
月而長青獨夏日之可畏蓋觸目而神驚是草也當春
半而花已吐迨秋半而實始盈惟其中氣之秉適應麤
賓之聲蓋正符乎咸章之會猶守以含章之貞僅僅乎

十分而得五已虞其太剛而莫嬰時則六乾已過一巽
方受羸豕之行莫牽包魚之薦有臭彼晏陰之已成胡
炎火之尚驟嫣然茲草偕時而茂鹿解角以來眠蟬鼓
翅而相覆彼愛之者方思仿薄夜之粉以重羅擬十旬
之麴於醇酎子儀之膏藥所不遺紫靈之和丸所幸遘
然而自托幽芳漫夸獨秀縱掩身以自理終垢角之有
咎小草雖微遠志具在合入能之樂而五日可期驗入
神之表而中天可會比之煮梅將以調大官之羹蓄蘭
將以紉王者之佩誰當登黍之期乃犯刈藍之戒將無
剪伐所加資材有待或因陶鑄而成或俟和齊而備吾
竊恐夫白鵲之成餘辛更倍捫舌可虞挽腸滋礙平仲
之詩畧聞梗概終難充夫藥籠之需祇應付之經師之
載者耶

曼陀羅賦

蓋嘗邂逅豐臺之花逕有客贈予以曼陀羅之英駢葉
外包有藉者襲捧心內美用晦而明蕭晨半開以迎曙
色薄暮暝合以聽宵征有縞其蕊有碧其莖一枝挺挺
其上亭亭予不識也問曰請舉其畧客曰是蓋登之帝
座皇華之錄爲北斗使者星槎之手拾又如蒼頡書成
之所雨爲佛王說法而降精布以牽牛之種灑以天女

之靈握節者愛其駢葩之古拄杖者疑聞落葉之零今
夫閬苑之松花盈石祇林之金粟滿籬玉洞則仙麻不
老慈雲則紫竹常青各有樹藝未克合并曷若茲花釋
老均稱斯其所以矜貴而莫京與予曰否否夫異說之
荒唐無稽弗聽空花之誕謾非予所馨彼山茄之佳植
底妄錫以二氏之名信斯言也固宜其爲惡客而見憎
吾獨憐其醞膏實而醴具芳心載之酒經笑而采者令
人笑口之綽約舞而摘者令人舞腰之娉婷半酣而動
有引必應樊素見之而頤解小蠻遇之而神傾當是時
二豪在側如螺贏之與螟蛉客曰善哉夫子之言乃如

見夫花之情也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終

原夫游文書也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

明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諡忠襄孫公

神道碑銘

有明三百年天下稱世家者莫如姚江孫氏其官則閣
學而下六部三法司七寺翰詹坊局科道以及五府等
官無不備也而其人則忠孝政事風節文章亦無不備
蓋自忠烈公遞傳至忠襄公而明與之俱亡忠襄公諱
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應時之後燭湖宋乾淳間碩儒

也忠烈公燧之五世孫尚寶司卿墀之玄孫上林苑丞
錄之曾孫大學士文恭公如游之孫工部郎中樽之子
公少嗜讀書先世自月峯尚書喜儲藏四部甲於姚江
至是盡歸於公按其首尾而讀之不以膏粱廢攻苦及
寇應以門資得官公不欲也成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
工部主事時嘉興徐忠襄公石麒爲應天府丞公從之
分別當路君子小人流品及廟堂諸文獻調爲北京兵
部主事戊寅 大兵薄都城傅城閉壘莫能測其進止
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至卽南下耳曷乘其未集而
急攻之楊嗣昌曰彼已傾國而入安有繼耶又三日

大兵果挾西戎六萬由青山口入卽日拔營而南於是
以公知兵不次進職方郎中是役也總督盧公象昇與
奄人高起潛分辨東西二路督臣主戰奄人主和公論
是督臣嗣昌是奄人故督臣死戰不予恩卹而奄人敘
功求世蔭公憤甚疏格之奄人大恨適上幸觀德殿閱
軍器起潛能辨其良楛稱旨乘閒讒公下獄時漳浦黃
忠烈公亦得罪上以嗣昌故欲殺之先拜杖而後入獄
其家人以橐餽至俱遭阻遏公徹已服用奉之甚謹稍
閒從而受易世所稱漳浦三易洞璣之學莫有知者公
兀兀聽之會諸生涂仲吉上書救忠烈上益震怒移忠

魚土... 卷四
烈於厥獄其獄中相與往來者盡掠治之公與黃文煥
陳天定文震亨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皆被責詰
或謂當異詞以求免公曰吾得爲夏侯勝之黃霸足矣
何必諱乎聞者以爲名言宜與再相請清獄尚書徐忠
襄公遂出公歸而買地築室將隱矣乙酉赧王起爲九
江道僉事未上而南京亡先是公之同里吏科都給事
中熊公汝霖聞大兵將至杭奔告潞王欲發羅木營
兵拒之潞王已議迎降不聽熊公歸見劉忠正公宗周
而泣劉公歎曰吾已絕粒待死諸公倘有能爲田氏卽
墨之守者天下事未可知也顧悠悠之輩其誰足語者

君其勉之熊公歸而商於公然計無所出姚之知縣王
曰俞已棄官去其司教王元如迎降遂署知縣發役夫
治馳道以其不勉扶之役夫譁反毆元如衆遂攘攘不
可止公方遣家人偵衢巷聞之遽率健兒鳴金鼓突
入縣署擒元如斬以徇公以宰相家兒舉事百姓從之
者如雲乃急邀熊公出治軍分爲兩營公主左熊公主
右時閏六月初九日也浙東列郡人情正在恇擾閒所
至竊竊偶語特觀望莫敢先發而公以中流之一壺激
而行之遂皆響應公遣急足西告會稽東告鄞次日會
稽章公正宸以鄭公遵謙等應之又次日鄞錢公肅樂

應之又次日慈谿沈公宸荃應之又次日紹之屬縣皆
應之天台以東無不應者乃迎監國魯王於天台諸軍
會於江上張公國維指公言曰此真五世相韓之子弟
也王加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師瓜里時諸軍分汛
瓜里者公與熊公章公錢公沈公太僕前分守寧紹台
道于公江上人呼為六家軍而公營於瓜里之龍王堂
前公至江上薦故吏科林公時對請為監軍薦前進士
王公正中以御史知餘姚縣事又請許其募鄉兵以助
防守薦諸生屠獻宸以職方參軍務薦章欽臣為大將
使治火器江上人呼為火攻營同里黃公宗義以義兵

數百人從公薦之為御史公於烈廟時雖以知兵起然
將略實非所長江上所仗庇者惟方國安王之仁顧悍
甚於是有分餉分地之議公等無所得軍賦之仁之軍
視國安稍弱其子鳴謙畱守定海思所以張之乃招張
國柱軍以為助國柱遂劫鳴謙入內地大掠餘姚越中
震恐朝議欲封為伯以安之公與宗義等議以國柱凶
暴既不能討誠不可無官爵以羈縻之但列之五等則
有功者其何以加之請署為將軍時皆服公之守正國
柱雖去遂據定海為巢窟鳴謙反為所制之仁從此懷
內顧之憂無心復戰前此江上物論謂之仁稍愈於國

魚... 卷四
安至是大壞於鳴謙之手公悒悒日甚已而王加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督師如故公又言故御史姜埰及其弟垓之賢近聞其避地天台乞主上特勅召之埰知事不可爲以疾辭不至垓亦從公幕而不受官會聞黃忠烈公自閩出兵不克而死公慟哭曰先生竟先我去乎阮大鍼喉方國安疏糾東林餘孽公與林公時對沈公履祥等竝豫焉公遂乞休不許公之令欽臣治火器也製作甚精旣力陳西渡之策方王不與同心至是師日老餉日竭宗義言於公曰願得以此軍獨出必得當以報公公喜命欽臣汰其不中步伐者熊公亦簡軍中

精銳合之得三千人以正中副之於是公定議由海道西渡取海寧海鹽一帶而揚聲由盛嶺出軍請給監軍等官勅印錢公肅樂聞之曰孫公殆有成算必非由此間攻其有備者也五月王加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督師如故公以老營駐龍王堂前而宗義等潛師出潭山會太僕陳公潛夫軍議取沿海諸縣尚寶司卿朱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等皆來聽命浙西震動公蒿目望之俟捷音至欲令鄭公遵謙等夾攻杭城而國安七條沙之軍已潰列戍四竄公急還會稽則王已登舟而去乃亦航海入翁洲以觀變時公

已疽發於背至翁洲疾篤問從者曰此何地也從者曰道隆觀也公歎曰吾聞建炎時宋高宗至此金人以刃斫柱血流如雨金人驚仆而宋提領張公裕以大舶擊之今五百年矣因唏噓泣下二十四日賦絕命詞錢公已先在翁來視疾和公詩相向哭公謂子延齡曰倘聞王所在宜急從之語畢而卒生於萬歷甲辰九月十四日得年四十三歲配陳氏封夫人延齡藁葬公於蘆花畧錢公具疏爲公請卹於閩而閩又破明年王復出師長垣延齡從之以遺言奏贈公太保賜祭九壇諡忠襄以延齡爲右僉都御史奪情巡撫閩南錢公草制曰爾

父唱黃鐘之孤管以存一綫有大功於國爾尚克繼之爾年少中丞哉王次健跳延齡進兵部侍郎中途遇大兵家屬俱被執延齡獨奉其太夫人及妹免王次翁洲延齡進戶部尚書初公少應童子試其師夢公簪花以第一人出丁丑計偕縣令梁佳植夢亦如之公亦頻夢與古之大魁者遊私自喜孫氏於科名無不備所少者此耳或以已承其乏其後不驗迨公之葬適在明初狀元張信墓南以爲異事予謂周官六夢良多徵應然如此夢則鬼神之陋者以公之所豎立如此區區科第曾何足道而況於冢木之隣比足以重公乎必欲比擬

其必求之文丞相陳參政之科第而後可餘子非其匹也翁洲既成域外公家亦梗康熙乙丑始復爲內地延齡子訥渡海求公墓不可得方慟哭忽有一老人扶杖至問所以則曰吾故公蒼頭也吾識之導以往扶歸姚江改葬於燭湖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公所著有五世傳贊存直錄其詩文不盡傳嗚呼世之論是舉者皆謂畫江之始不當以軍旅大枋拱手而予之方玉以是爲孫熊諸公咎予謂公等固未必知兵然以當時之匆匆亦不能不資一二宿將以爲衛不料其狃狃至此也方國安縱恣無狀蓋已有年至是突然以客軍來本難

位置若王之仁則浙東故鎮一切營兵衛軍皆其舊轄公等欲不予之得乎且以顏太師之忠輸一著於賀蘭進明而卒隳其業鄭畋之忠困於李昌言而不展王庶之忠亦不足以制曲端事勢有無可如何者忠臣義士求諒於天而已而況天心旣去雖以諸葛孔明姜伯約之才之力不能有濟而何論其餘者至於江上諸公事蹟其脫略莫甚於公予見錢公肅樂集中有爲公辨誣疏雖存其目而失其文不知時人所誣者何事錢公所辨何語諸家作公傳志皆寥寥少攷索予以乾隆丁巳拜公墓下孫氏後人爭來問公遺事因請予爲埏道之

文以補諸家之闕見聞荒落不足以稱孝慈惓惓之意
良自媿已其銘曰

聖朝受命百國來同稽山甲楯詎足成功奮臂一呼浙
東雲連雖然燭火殘喘所延以酬高廟以報烈皇以見
忠烈世臣有光蘆花寒月夜色漫漫公尸雖返公魂未
還

明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戶部尚書

崇明沈公神道碑銘

崇明沈編修文鎬子同年友也以予曾觀舊柱下之史
屬纂其先司農公神道之文惟公精忠大節足與日月

爭光而於吾鄉尤有遺愛所不敢辭況編修爲公羣從
孫技能以表章先烈是念尤可尚也按公諱廷揚字季
明一字五梅自少喜爲有用之學不屑屑章句由蘇州
府崇明縣學諸生入太學崇禎九年丙子河道累決漕
運艱阻不以時至思陵患之公應詔上書言海運可復
思宗召見公言元時百年俱海運從太倉劉家河放洋
計半月可抵天津雖風波之險不無損失先臣邱濬攷
元史歷年運到米數除所損失費尚省於內運臣生長
海上訪問水手頗知其道但不若從淮上截漕竟出淮
河口入海放洋尤便臣以爲可行因上海運書五卷思

損米可不問損人
亦可不計乎民命
至重而僅權費之
多寡言高利害此
非仁人之言也然則
海運特國家權宜

排急万不易已之
策耳我朝有道
光季季始行海運
咸豐癸丑召後江
淮多艘全恃乎此
近得南洋火輪船
召濟其用而風濤
沈溺者始趨少矣

宗下戶部覆奏戶部諸臣無知水道者奏言元時故嘗
海運每歲風波飄蕩累有沈溺則人米俱失國初軫念
民命故開濬會通河故道改從內運今一旦欲復海運
則必另造船隻召募水手費用既多未易猝辦一旦風
濤不測傷人失米誰任其咎思宗不以爲然凡三覆議
而戶部終莫敢任之者於是戶部言臣等書生未諳海
道不敢妄議廷揚以爲可行莫若竟委之督運令其自
僱舟楫召募役夫令漕撫量撥漕糧試行之果然有效
則海運可復也思宗以爲然於是公試戶部主事一
切船隻水手皆自行辦理詔漕撫以漕米二萬石予之

公奉命出相視山東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爲廟灣公以
廟灣六船由淮河口出七晝夜抵天津馳疏以聞而遣
其家人致箋於戶部戶部諸臣驚曰前日已奏汝主人
就道柰何尚在家人笑曰運船抵津矣思陵大喜而戶
部諸臣尚疑之以爲海道艱難安有七日卽至之理廷
揚饒於財恐自東省買米以充數耳不數日而漕撫所
奏公撥米開洋日期暨津撫所奏公登岸日期皆與公
所奏合思宗出以示羣臣曰朕固知其無僞也於是定
議每歲春秋二運增米至二十萬石春運以三月歸以
四月秋運以九月歸以十月隆冬盛夏則避風濤不出

船隻水手之費仍委公任之而以運到之日給其費如
內漕之半公歷官主事員外郎郎中督運凡七年癸未
加內府光祿寺少卿仍督運駐劄登州初 大兵之下
松山也繞出洪承疇軍後圍之急十三鎮援兵俱不得
前城中餉絕道已斷思陵召公議之公請行自天津口
出經山海關左達鴨綠江半月抵松山軍中皆呼萬歲
公還松山竟以援絕而破時論以爲初被圍時若分十
三鎮之半從公循海而東前後夾援或有濟而惜乎莫
有見及之者甲申正月流賊事急京師糧儲告匱公言
於戶部尚書倪公元璐曰事急矣請以大部檄借漕糧

二十萬石從海運不可復拘常期僥天之幸得達京師
或可以濟倪公然之公以戶部檄馳至淮漕撫路公振
飛然之顧漕運甫發而三月十九日之報至路公馳使
追還報王稱制詔公以原官督餉饋江北諸軍公疏言
臣歷年海運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係臣自造中可容
兵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鬪堪充水
師但曩時止及於運米故每舟不過三十人今海運已
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沿江上下習戰臣願統之則
二萬人之衆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疏上不報時廷
臣或請由海道出師北伐公聞歎曰誠使是策得用吾

願爲前軍以啟路皆不行但遣公運米十萬以餉吳三桂而劉澤清在淮上欲得公舟公曰須俟朝命乃可澤清縱兵奪之時漕撫田仰亦時相之私人也軍務一切不問淮上瓦解公以部下歸崇明嗚呼唐德宗之自奉天歸也不有韓晉公幾於再致大變是雖李渾諸元老所無能爲也以公之才亦幾幾乎晉公之流輩而天亦厭明不佑其成宋南渡之不振甚矣然海陵大舉尚有膠西李寶之師以撓之使乙酉之議得行南牧之兵寧無返顧而明亦自絕於天羣策總屈而不施 大兵下江南公航海入浙監國加以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浙直欲令公由海道以窺三吳時田仰爲相忌公公乃之翁洲欲以翁洲將黃斌卿之兵入吳閩中亦授公總督時諸軍無餉競以剽掠爲事至於係累男婦索錢取贖肆行淫縱浙東之張國柱陳梧爲尤甚公謂斌卿曰師以恢復爲名今所爲如此是賊也將軍其戒之斌卿曰公言是也惟軍中乏食不得不取之民間今將何以足食公乃爲定履畝勸輸之法而軍士不敢復鈔掠斌卿故無大畧其後卒以不迎奉監國被誅而翁洲之人頗念之以其軍稍有紀律民無所擾則皆公一言之力也丁亥松江提督吳勝兆送款於翁洲斌卿猶豫不欲

應之公曰事機之來間不容髮柰何坐而失之定西侯
張名振慨然請行邀公爲導公曰兵至必以崇明爲駐
劄地禁打糧然後可名振許之至崇明而食盡名振重
違前約乃趨壽生洲打糧泊舟鹿苑五更颶風大作舟
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大兵逆之岸上大呼雍髮
者不死名振與張都御史煌言馮都御史京第皆雜降
卒中逸去公歎曰風波如此其天意耶我當以一死報
國然無名而死則不可乃謂大兵曰我都御史也汝
輩可解我之南京大兵以舟護之至江寧四月十四
日事也經略洪承疇以松山之役與公有舊然不敢見

使人說公曰公但雍髮當有大用公曰誰使汝來者曰
洪經略也公曰經畧以松山之難死先帝賜祭十三壇
建祠都下安得尚有其人此唐子也承疇知公不可屈
乃行刑部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官蔡德遊擊
蔡耀戴啟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守備畢從義陳
邦定及公從子甲皆死之而公之親兵六百人斬於婁
門無一降者時以比田橫之士焉公之死問至翁洲哭
聲如雷立祠祀之生於萬歷某年某月某日曾祖某祖
某父某娶某氏子某葬於某鄉之原予讀諸家所作公
傳其事多不核如公之應詔請復海運在丙子其後督

運七年而茗人溫氏作公傳以爲倪公元璐在戶部時
則是辛巳以後事其誤一也公於甲申春至淮欲運米
入京漕撫爲路公振飛而鄞人董氏作公傳以爲田仰
不知田之持節在赧王時其誤二也松江之役在丁亥
而淞人楊氏移之至庚寅辛卯之閒則其時江南已大
定矣其誤三也溫氏又謂公上書時已官舍人不知其
爲諸生也生乎百年之後以言舊事所見異詞所聞異
詞所傳聞又異詞不及今攷正之將何所待哉編修曰
善請更爲之銘其詞曰松山之難及去帝也幾十三載
鳴綠之運不救松山之危直沽之運不救太倉之飢盲

風狂崇吳淞失期到頭一死降臣忸怩吁嗟乎天實爲
之謂之何其翁洲之枝北向崇沙之鵲南飛

松山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

碑

嗚呼是爲殘明浙東督師大蘭洞主王公之墓予攷古
今歷代官制未有所謂洞主者有之自蕭梁之末所稱
新吳洞主余孝頃輩是也其時值侯景之亂諸遺臣起
兵者倚山立寨居民因以洞主呼之史臣亦因而書之
要之非朝廷之稱也明之亡也浙東山寨大起於是復
有洞主之稱其後或降或竄不能盡詳惟諸死節者姓

氏彪炳人聞而王公之死為尤烈公諱翊字完勳別號篤菴浙之寧波府慈溪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至公始遷姚江公五歲而孤少不喜理家事其弟翊且耕且讀以助之補諸生好言兵見天下方多難思以功名自見未幾國變繼至晝江之役王公正中以御史仍知餘姚縣事集姚之鄉兵從孫熊二公於江上上疏薦公為職方盡以軍事付之已而正中與同官黃公宗義守營將由龕山西渡而江上破黃公引其殘卒入四明思結寨自守以觀變居民雜擊之寨不得立時公方走海濱招兵謀與黃公合大兵購之急囚公之弟翊以招公

公不顧乃殺之公亦不顧軍既集聞黃公軍破馳入山中語父老曰前此以諸將橫擾居民遂至激變今吾軍來足為是山之衛而無所擾父老念故國其許我乎居民許之遂結寨於大蘭大蘭者四明山之西北境也唐時裘甫作亂嘗以之為巢穴其地粹不可登宋時皆置砦設兵以防守至是而公據之其與之同事者慈溪王公江也威鹵侯黃斌卿守翁洲寧之義士董志寧華夏等謀引其兵會山寨之軍以起事來告公使會李公長祥軍共定浙東公許之刻期相應而為人所首事遂潰寧城戒嚴志寧脫走夏死斌卿舟師泊城下不得要領

而去 大兵急搗大蘭公攝軍避之丁亥十二月事也
戊子正月公以軍還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時浙
東山寨相繼起故御史李公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
林張公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公欽臣軍會稽
之南鎮其餘則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
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之湖州柏襄甫
等亦應之至於小寨支軍以百數然諸營招集無賴之
徒不能不從事於鈔掠惟李公張公與公三寨不擾民
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公所部之雄於是 大兵欲平
山寨以公爲的提督合寧紹台三府之軍由四明之清

賢嶺而入公合諸寨軍屯於丁山以待之久而弛 大
兵猝至公敗喪其卒四百人是役也有孫說者不知何
許人來救公中流矢死直立不仆 大兵不能久駐山
中公得復振與馮公京第合軍守杜輿以巖險爲關軍
容整肅提督乃調浙西之兵下教亦選四明山民之團
練者以爲前導破公於杜輿關口長驅直入公亦獲其
別部邵不倫而以四百人走天台乞天台洞主俞國望
之兵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閒道入杜輿擊
破團練 大兵失團練遂亦出山公復振已丑春又破
上虞浙東震動公軍旣盛設爲五營五司五營以主軍

公統之五司以主餉王公江任之視山中田可耕者且耕且屯而其餘則履畝而稅無橫征富室則量爲勸輸下戶安堵如故異時雖有巡方之訪緝徒爲故事公直按有罪者而決之無枉者於是四明四面二百八十峯之民其租賦不之官而之公其訟獄不之官而之公其耳目消息皆不之官而之公浙東列城晝閉胥吏不復下鄉汎兵遠伏以相眺望而不復近山浙東長吏甚且有私通書於公以相講解者公以沿海方有事欲以是軍觀變而應之時閩中正徵師於浙以公之故浙師不敢盡出是夏公自上虞出徇奉化 大兵方攻公塘洞

主吳奎明破之奎明奔至河泊所追將及之猝遇公兵而戰 大兵失利六月監國至健跳公發使奔問官守并致貢王遣使拜公河南道御史時黃公宗義以副都御史從行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不肯居三品以下主上嘉其慕義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多今品級懸絕非所以獎翊且無以臨諸營也大學士劉公沂春尚書吳公鍾巒皆以爲然而定西侯張名振方當國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由名振以達獨公不然名振不樂曰俟王道長來吾當爲主上言之是秋公朝於王晉右僉都御

史公曰吾豈受定西指麾哉當是時王以翁洲爲行在石浦健跳爲畿輔彈丸黑子之區金湯盡焉而曰大兵所以不遽下者以山寨欲乘其後所以畏山寨者不在諸營而在公或謂大兵諸帥曰此皆喪職之徒所嘯聚耳苟招之以高官可解散也會稽嚴我公知之請於大帥願充使大帥爲之請於王遂以都御史充招撫令徧歷浙東西諸山寨以抵翁洲公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言於公曰田橫烹鄒生是耶非耶公曰當是時而烹之亦姑以洩其憤耳中道曰田橫不烹鄒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其志屈矣固願降矣

齊之士心已搖豈可復鼓其後始烹之不已晚乎公曰君言正合吾意於是發使請我公入山欲烹之我公不敢直入先以使來中道遂醢之分於諸營我公夜遁自大兵南向一紙所至多俯首聽命者惟閣部朱公大典嘗烹招撫於金華至是而挫於公庚寅三月公朝於王所再晉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時大兵定計下翁洲以爲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大舉將軍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軍帳瀟漫三十里游騎四出仍用團練兵爲導諸寨多逆請降或四竄公累戰不能抗以親兵入翁洲公固與定

西不相能不樂居翁洲辛卯秋聞大兵三道下翁洲
公曰事急矣請復入山集散亡以爲援七月遂還山中
諸將死殆盡旁皇故寨山中父老勸令招兵榆林曰溪
之閒乃出奉化二十四日有大星墜於故寨野雞皆鳴
父老憂之是日也公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爲團練
兵所執同行者公之參軍蔣士銓也公神色自如賦詩
不輟二十五日入奉化二十八日抵寧八月初一日赴
定海以大兵將下翁洲羣帥皆赴定海也海道王爾
祿延之入見請觀絕命詞公援筆書之書畢以筆摘其
面而出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兵士曰使汝曹得

見漢官威儀也十二日總督陳錦訊之公坐地上曰無
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
強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脅公不稍動如貫植
木洞胸者三尚不仆刳額截耳終不仆乃斧其首而下
之始仆而從公者二人其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日明
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則跪而向公并死公虜
大兵見之有泣下者公生於天啟丙辰二月初六日
得年三十有六一女許嫁黃公宗羲子百家時年十三
以例沒入勳貴家遂爲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養參領
憐其忠臣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及參領

魚... 卷四
欲爲擇配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於是
是以公首梟示寧城西關門鄞之故觀察陸公宇燝故
都督江公漢以奇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櫃中襲之以錦
其家人亦弗之知也康熙癸卯觀察以海上事牽連赴
逮其家被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斷爛陳因棄之而去
既去觀察之女屏當書櫃得一錦函發之則人頭也觀
察之弟宇燝哭曰此侍郎之首也而得不爲有司所錄
其天也夫時去公死之時蓋十二年乃束蒲爲身而葬
之城北馬公橋下蔣士銓者字右良嘉善人也諸生在
公軍中三年山寨之破他人多散去獨士銓以死從八

月初五日先公受刑賦絕命詞公在獄爲文祭之嗚呼
予嘗遊大蘭一帶良屬巖巖然在浙東天盡之處卽令
太兵不以一矢相加遺豈能有所成故以四明爲桃
源庶乎其可欲以四明爲斟鄩斟灌此無惑世人之笑
其愚也然當時殘明正朔猶延海上而諸寨爲之內主
資糧屏屨遙相援接則以四明爲安平之卽墨雖有所
不能而以四明梗平海之師不爲無助故黃公宗義以
爲忠臣義士之志竭海水不足較其淺深者此也百年
以來遺事凋殘公魂耿耿諒猶在丹山赤水之間而荒
城埋骨之區莫有知者是後死者之責也爰因觀察之

子經異之請爲之立石墓上而繫以銘其詞曰
成則東漢下江之元臣兮敗則爲後梁郢州之枯髑頽
石嗚呼以當野哭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

予家先族母張孺人爲蒼水尚書女先族父以是避地
居黃巖康熙庚子先族母以展墓歸予時年十六從之
問舊事族母曰吾父與定西侯同事久每言其志節之
可哀而謗口之多屈且曰定西墓在蘆花畝汝他日可
爲之謀片石焉予曰諾蹉跎二十餘年未之踐也乾隆
戊午始克爲之參稽諸野史之異同以成定論使異日

攷翁洲遺事者得有所折衷焉定西諱名振字侯服南
直隸應天府江寧縣人也少伉爽有大略壯遊京師東
廠太監曹化淳延之爲上客時奄人中惟化淳以王安
門下故與東林親公亦遂得與復社諸公通聲息熊公
開元之廷杖也公陰屬杖者得不死而公實未嘗識面
也崇禎癸未授台州石浦遊擊乙酉南都破安撫使至
浙東公獨不受命已而監國起事加公富平將軍時肅
鹵伯黃斌卿以閩中之命守翁洲翁洲與石浦相犄角
斌卿因與公爲姻薦之閩中時閩浙方爭而二軍兼受
閩浙之命議由海道窺崇明擾三吳以爲錢唐之援未

行錢唐師潰方國安欲以監國降監國脫走至石浦之南田公棄石浦扈王欲保翁洲會叛將張國柱以軍攻翁洲斌卿求救於公公破之因勸斌卿納王而斌卿不從公計無所出適永勝伯鄭彩至以其軍共扈王入閩王晉封公定西伯公見閩中諸將林立請歸浙中招故部以壯其軍及還而石浦已入

本朝乃之翁洲依斌卿斌卿見公之以孤軍依之也稍侮之丁亥松江帥吳勝兆來歸請一軍為援願以所部合力向南都斌卿猶豫不欲應公方有自遠於翁洲之志因請以其軍赴約而故都御史沈公廷揚等爭勸之

公遂整軍抵崇明遇颶風盡喪其軍沈公死之公得逸

復入翁洲而其弟及甥皆死斌卿以公之無軍也益侮

之公乃招故部營於南田而黃張之隙始大構此據黃

董文守諭高文宇泰所紀皆然則黃曲張直顯然矣黃之罪莫大於拒監國而舟山志以為黃欲應吳張竊其旗先往則初公之救斌卿也部將阮進最有功斌卿不誣甚矣

德公而說進使叛公及公北發進以不習三吳水道不

從南入閩招軍頗盛王既晉封公定西侯亦封進蕩吳

伯至是公由南田復健跳以書招進進復與公合時閩

中地盡失諸將以王復入浙公與進迎王次於健跳斌

卿不至大兵圍健跳進使人告糴於斌卿又不得於

是公與諸將議海上諸島惟翁洲稍大而斌卿負固不若共討而誅之則王可駐軍乃傳檄討斌卿斌卿見諸軍大集度不能抗乃上表待罪請迎王以自贖公許之而進卒擊殺斌卿沈之於海斌卿頗能以小惠結士心故其死也多惜之者甚且訴其死之屈以爲公奪其地而誘殺之然斌卿一拒監國於丙戌微公棄地扈從則監國閩中之二年不可得延再拒於己丑微公合軍誅討則翁洲之二年不可得延此事跡之顯然者而乃據愚民之口以混黑白其亦昧矣監國旣居翁洲晉公大師當國庚寅公殺平西伯王朝先朝先本斌卿將公與進招之預平翁洲之功公頗忌之遂襲殺焉朝先驍勇翁洲人仗之及死部將遂多降於

本朝請爲鄉導以攻翁洲予嘗謂公之殺斌卿爲有功而其以非罪殺朝先則有過此則不能以相掩者也辛卯秋大兵下翁洲公以蛟關天險海上諸軍熟於風信足以相拒必不能猝渡乃畱阮進守橫水洋以弟左都督名揚副安洋將軍劉世勳守城而自以兵奉王搗吳淞以牽制之或謂公曰物議謂公借此避敵矣公曰吾老母妻子諸弟皆在城吾豈有他心哉軍遂發而進以反風失勢戰死世勳名揚力守急呼公還救未至城

陷公之太夫人范氏夫人馬氏名揚偕其弟及妾闔門
舉火自焚死參謀軍事順天顧明楫亦豫焉公聞信慟
哭曰臣誤國誤家死不足贖欲投於海王與諸將救之
而止乃復扈王次於鷺門癸巳公以軍入長江直抵金
焦遙望石頭城拜祭孝陵題詩慟哭甲午復以軍入長
江掠瓜儀深入侵江寧之觀音門時以上游有蠟書請
爲內應故公再舉而所約卒不至乃還復屯軍南田是
年公卒遺言令以所部歸張公蒼水悉以後事付之論
者以爲陶謙之在豫州不是過也蒼水爲葬之蘆花畧
初翁洲之破也沈公宸荃在公軍咎公恃險輕出以致

敗不數月沈公泊舟南日山失維不知所之或以爲公
本奉王以逃而覆沈公以弭謗然公一門俱在危城而
但奉王以逃固無是理至沈公之死亦何以定其爲公
要之公之累蹶累起以死奉王其精忠不可誣而恃險
輕出則亦天意爲之不可以成敗逐雷同之口至於當
國之後多病其專諒爲事之所有然以公有丙戌己丑
兩度之大功吳淞翁洲闔門之大節卒之再入大江以
求申其志則其專命擅殺與夫恃險輕出之罪吾固不
必爲之諱而以爲賢於黃斌卿萬萬矣今之作翁洲志
乘者曲筆於斌卿而深文於公混祀斌卿於辛卯死事

諸公之首而公兄弟反不豫何其謬矣一至於此耶予
故序公之事鑱之墓上固非但畢吾族母之志也更爲
之哀詞曰
翁洲石浦彷彿於殘宋之厓山公魂不死長畱此間功
過不掩曲筆宜刪蘆花寒月如聞夏漢之潛潛

張太傅守墓僧無凡塔志銘

無凡姓汝氏名應元字善長明南直隸華亭人故太傅
張公麾下總兵官都督同知也少讀書通文筆頗大魁
碩有勇幹善料事以家貧事同里張公肯堂時年尚未
二十張公一見異之曰此非隸役中人張公撫軍福建

無凡在幕府最荷委任往來海上指麾諸將以捕盜積
功至都司僉書然尚侍軍未上也乙酉四月以張公孫
茂滋同歸松江而南中亡夏考功允彝倡義時吳淞總
兵吳志葵故出夏門下以麾下應之薦紳則沈尚書猶
龍陳給事子龍李舍人待問皆松之望也無凡遽以便
宜盡發張氏家丁出家財爲支軍一隊與志葵合或賊
之曰此大事何匆匆無凡笑曰我公志也於是夏陳諸
公相納以袍笏列拜無凡於營前且曰斯四十年領袖
東林之錢尚書所不肯爲而無凡名大震志葵師敗無
凡護茂滋浮海入閩隆武知之大喜卽授御旗牌總兵

官都督同知福州軍政司之鄭氏張公雖太宰不得有所展布隆武議親征以張公任水師率麾下從馮牙將發鄭氏以其私人郭必昌代之已而鄭氏降隆武出走張公浮海至舟山依黃斌卿適監國魯王方失浙東叩關求援斌卿不納張公力爭不聽無凡曰斌卿意叵測應元請使死士刺之奪其軍以迎監國張公曰危道也汝姑止張名振之應松江也都督亦踴躍欲赴張公曰事未可知吾今不可一日離汝蓋自張公散軍入海飄泊蠣灘鰲背之間瀕於危者不一皆無凡扈持之嘗撫茂滋謂之曰我大臣宜死國下官一綫之寄其在君乎

幸無忘無凡曰謹受命忽一日大風雨呼之則已空閣不知所往張公大驚如失手足次日有補陀僧入城曰昨有一偉男子來腰閒佩劍猶帶血痕忽膜拜不可止亟求薙度麾之不去不知何許人也張公家人聞之亟歸告公曰此必吾家應元也已而以書謝公曰公完髮所以報國應元削髮所以報公息壤之約弗敢忘也自是遂爲僧於補陀之茶山所謂寶稱菴者釋名行誠而字無凡辛卯舟山破張公以二十七人死之獨命茂滋出亡無凡遽入舟山則已失茂滋所在乃詣轅門求葬故主諸帥欲斬之有一帥故佞佛憐其僧也好語解之

魚土高集外編卷四
三
曰汝亦義士然此骨非汝所得葬也不畏死耶無凡曰
願葬故主而死雖死不恨其帥乃曰吾今許汝葬葬畢
來此曰諾乃歸殮張公并諸骨爲一大冢瘞之徑詣轅
門諸帥皆驚異乃命安置太白山中無凡旣不得自由
密遣人四出詞茂滋聞其羈鄆獄中乃令同院僧之出
入帥府者爲前許葬之帥言無凡精曉禪理可語也其
帥大喜遽延與語相得甚歡則乘閒爲言茂滋忠臣裔
可矜且孺子無足慮請往視焉許之無凡乃請之當事
求出茂滋不得以合山行衆請之又不得請以身代又
不得會鄆之義士陸宇燦等以合門四十餘口保之而
閩中劉貢士鳳翥亦爲言之茂滋乃得出無凡又爲力
請竟得放歸華亭數年茂滋病卒無凡遂終身守張公
之墓老死於補陀中共銘曰
都督晚年頗遭誣屈謂其居山尚交張杰懸輿之役實
所決裂嗚呼稗官一何失實不負鯢淵忍負蒼水宮山
之言了非曲諱豈期思舊鑄此疵累敢曰大儒遂無誤
毀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終

碑

公嘗曰非由翰堂其德不顯也其德不顯則曰大歸後無遺
河光燦燦如縣官一河共賞不負職職忍負其責本宮出
結皆與乎融散清風肅其馭山尚交遊杰傑歸焉之於實
之墓表亦以蘇州中其論曰

清資縣外禮華亭樓平其地其地無以表其德也其德公
國中隱賈士鳳藻亦為言其對謝以晉出無凡又為文

鮎埼亭集外編卷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二

明淮揚監軍道僉事諡節愍鄞王公神道碑銘

乙酉 王師南下破揚州閣部史公之死也或傳其已

渡江而東故其後英霍山寨猶冒其名或曰突圍出城

死於野寺莫能明也幕府監司王公之死亦然是時僕

從星散或傳其已縋城逃之淮北者故是時家中猶望

其還見於其姻家董戶部德偁之詩閣部之死於南城

也以史德威之目見而後信之王公之死也以應參軍

廷吉自軍中歸寄其遺言而後信之嗚呼士君子斷頭死國而其事猶在明昧之間令人疑信相參良久而始得其真也豈不悲夫公諱纘爵字佑申鄞工部尚書莊簡公佐之孫也父某蔭生公亦以莊簡身後恩得官甲申試知溧水已而補應天府通判時則赧王方登阼馬阮哆張用事公無所見故請赴閣部軍前自効乃以同知揚州府監軍而閣部亦內困於讒口外則諸鎮不用命待死而已尋晉公按察僉事持節閣部憐公一日謂曰時事可知矣君徒死於此何益吾當送君還畱都以為後圖公曰下官世受國恩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也閣部改容謝之時知江都縣周公志畏亦鄞人也與公誓共死登陴分守城破隕於兵嗚呼公志在死卽畱都亦何嘗不可死海岸之從容足為孝陵弓劍之光正不必謂定借馬阮偷生也而公所以不肯者不欲負閣部耳不負閣部豈肯負國斯其不媿為莊簡之孫而有光於故國之喬木者不已重哉

聖祖仁皇帝詔修明史已為公立附傳於閣部卷中顧猶稱其故官予以應氏所言參之嘉禾高氏忠節錄乃知其已為監司也公之大節豈在階列之崇卑而權史則不可以荒朝之命而沒之公一女適董戶部德侑子

允珂賢而孝通翰墨當公生死譌傳之日昕夕泣血望
父而死一子兆豸有異才以公之殉於揚也不忍家居
食先疇終身躑躅蜀岡邗溝之上遂以野死君子哀之
兆豸詩尤工里中錢退山董曉山關中孫豹人皆推之
予求之揚竟無傳者公之從孫丙乞銘公墓予故牽連
附志之其銘詞曰

喟彼石頭不如廣陵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先公可
作葆茲家聲

故儀部韋菴李公阡表

順治丁亥吾鄉有五君子之禍其時故家遺老蓋多豫
其謀者及爲夫已氏所告五君子被繫夫已氏謂其客
曰盈城士大夫讐我矣當一網盡之於是復使其客上
變次年八日所名捕百餘人而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
故儀部李公桐爲之渠大訊於杭然里中諸義士尚多
相與捐數萬金救之其難得解方事之殷同獄思畱身
以有爲者不能不爲遜詞以對簿獨高李二公誓死嘿
不出一語既得出高公歎曰幸脫虎口之中非始願所
及也論者亦謂當此大厄強項不屈而卒得不死以爲
大慶而李公曰吾前此不欲隕黑穿耳今得見白日而
死可矣於是閉氣絕粒數日卒死之家人問遺言張目

不答高公歎曰吾媿之也夫時戊子二月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有二李公諱桐字宗海一字韋菴鄞人前兵部尚書諡忠毅櫟之從弟也崇正丁丑進士釋褐知廣東潮陽縣有惠政時思宗課吏急特旨頒下四條曰脩城隍具器械廣積儲練士卒公課以最暇日重修韓吏部文丞相諸祠更築亭於東山以爲觴咏之地署曰水許取坡公水則許我之旨也尤喜得士潮之生徒爭師之陳文忠公子壯廣之南海縣人也爲公座主亦遣其子上庸師之直指使者薦於朝思宗召見賜以白金且用爲給事中御史會畿輔被兵守令多死宜興當國請以諸覲吏有幹力者暫承其乏或曰首揆恐覲吏入臺省發其陰私故外之公得永清縣永清再被兵村落蕭然居民流轉公還定安集食不下咽讀公所作入境詩皆比之元結春陵之遺在官十月宜興獲罪公等皆召還再入對議用爲給事中而三月十九日之變作閒關南歸福王之立貴陽當國政以賄成遣人從公索賂不得乃令浙之直指任大成疏糾公欲入之六等爰書以事無所據而止公曰吾求諒於先帝已耳臥家不出踰年而江上師起以薦召爲儀部主事尋復歸又二年而及難嗚呼公當可以無死之際亦豈不欲徘徊事變以爲

後圖其所懼者再辱其身以辱國故決計求死以免王
炎午之惓惓其可不謂之志士也哉公之死也有子文
胤亦囚蛟關馬櫪六十餘日不相聞有女文玉已孀居
傾家爲父而前御史禾人曹溶方在杭爲助殮事同里
萬泰以其喪歸及文胤得脫而公柩至矣家人出公獄
中所衣毳其毛寸寸落血痕狼籍是秋文胤再下府獄
竟得不死其後風節甚高浙東稱爲杲堂先生者也葬
公於東臯之省臬安人邵氏祔文玉年二十其夫溺於
江慟哭三日躍身入水屍從江面浮出旣喪父削髮爲
比丘甬上稱爲梵淨師者也又八十年公會孫世法勒
石墓上而予爲之次其略

明嵩明州牧房仲錢公兩世窆域志銘

嵩明錢使君卒於滇中其子萬里歸骨黎洲前輩記其
事矣使君曾孫鏗選以爲未盡奉其家藏使君滇中所
寄手蹟乞予更志其窆域嗚呼使君以崇禎癸未令滇
中之陽宗不半年而北都亡又一年而南都亡滇中亦
大亂下邑長吏魂驚魄散無復宦情多棄印綬逃去獨
使君撫循疲民不震不動時嘗集諸生鳴琴講經未嘗
以喪亂形其草略大吏交薦以考最擢嵩明州牧天南
道斷故鄉親從遣人閒行入滇以勸其歸使君復書曰

乙酉之夏江南已無君矣止亭弟尚與孫熊諸公畫江
求君而事之丙戌之夏浙東已無君矣止亭尚與諸公
航海求君而事之倘爾時吾家居亦當隨諸兄弟後自
請効死而況奉先皇之命入滇中雖經喪亂吾君尚在
其忍委而去之更何面目入家廟見故人吾豈不知天
南之亂已極非特小朝抑亂朝也其不能為淨土在且
夕閒顧吾但求畢吾之志而已止亭者大學士忠介公
使君族弟也乙未五月十二日臨終謂家人曰幸得保
茲首領以見先皇莫以絕域為恨也滇民聚而哭之葬
於通海之南山使君先舉三子滇中所攜小妻舉二子

長子先卒仲子隨行而叔子美恭奉母家居即所稱孝
子者也使君之卒家人未知又八年天南大定孝子日
夜號咷告母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奮足出門適有伶
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業成
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鎮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稍稍得
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記數日則又得錢聽者
訝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為寫心也遂展轉依人得入粵
中而一病於廣東再病於廣南瀕於死者數矣及至滇
踪跡茫然遇土人之知者始得使君死問及其葬地而
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遇土人之知者得導

至其舊僕所居始得展使君墓下并求庶母兄弟而見之展轉乞哀告貸又求爲人記室以得傭值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是以後鄞人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之王哀門下之廢蓼莪使君諱士驪字房仲一字道生浙之鄞縣人也天啓丁卯舉人娶倪氏葬於某原孝子字西侯娶徐氏祔葬使君墓下子懿綱卽錕選父也孝子旣歸父喪以貧出遊卒於山左之濟寧懿綱奉棺浮舟南下中夜聞空中告以速行者卽促舟人鼓棹疾發次晨河水大決直抵揚子江口餘舟多遭衝沒時以爲孝子之報懿綱亦早卒其婦周氏苦節撫錕選以有成一門三世名德承承天之報使君以報孝子者多矣其銘曰

嗟孤臣之戀主兮甘心理朽骨於滇池嗟孝子之求父兮赤手返羈魄於鳳溪碧雞金馬忠孝所依來伴慈烏墓門之栖

明監察御史退山錢公墓石蓋文

退山侍御墓文予旣令其子濬恭援司馬溫文正公序十國紀年之例卽用予所作東村集序上石而濬恭以生卒月日子女之未備令予補書予乃援柳州墓石蓋文之例另敘一通以復濬恭侍御諱肅圖字肇一學者

稱爲退山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其世系則故封
禮部主事鳳午之曾孫知臨江府若賡之孫瑞安訓導
贈副都御史益忠之子大學士忠介公肅樂之弟以諸
生倡義歷官監察御史辛卯翁洲之役被俘不屈同輩
已戮盡次及侍御監刑者熟視忽釋之非所望也生於
萬歷丁巳八月二十一日卒於康熙壬申十月初二日
得年七十六歲孺人周氏副室史氏合葬於東吳書院
山之麓子三長濬恭卽爲忠介後者也次澄恭漸恭濬
恭嘗謂予曰不肖年十二卽隨先君出而索食每至江
上先君輒愴况四顧指謂不肖此汝世父故營所稱瓜

瀝軍者也此故大學士孫公營所稱龍王堂軍者也此
故大學士沈公營所稱盛嶺軍者也此故大學士熊公
營所稱湖山軍者也又一營介乎龍王堂盛嶺之間故
吏部侍郎章公軍也又一營在潭頭最與方國安營相
近者故都御史寧紹台道于公軍也此則所謂瓜瀝六
家軍者也其夾瓜瀝左右而營者故錦衣徐公啓睿及
予之支軍也其夾龍王堂左右而營者故太常林公時
對駕部屠公獻宸及南雷黃氏之支軍也其湖山之小
營則故侍御餘姚長官王公正中之軍也其盛嶺之小
營則故侍御慈谿長官王公玉藻之軍也此皆六家軍

之麾下也其獨當小壘者故義興伯鄭公軍也其在下
莊一帶者故太僕陳公潛夫軍也其遙駐龕山一帶者
故尚寶朱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
軍也其在分水一帶者故都督姚公志卓太僕方公端
士軍也其控扼富陽桐廬而軍者故首揆張公營也則
又憤怒而言曰此逆帥方國安營所稱七條沙軍者也
此王武寧營所稱西陵軍者也語至此則必噉然而哭
至若翁洲健跳石浦諸藩帥之強弱琅江長垣鷺門諸
藩帥之順逆先君嘗終夜爲不肖輩言之而惜其時年
尚少不能強記又曰不肖輩隨先君於淮上時河道制

府靳公眞賢者延先君入幕而先君辭以疾制府乃爲
假館於外而就諮之然先君終不自得又曰先君臨終
戒不肖兄弟故國故君之感此吾輩所當沒身而已者
也若汝輩則不容妄有逆天之念存於其中嗚呼予生
也晚不及奉諸遺老履約而世更百年宛然如白髮老
淚之淋漓吾目前也斯卽見斯文者猶將爲之涕泗不
已而何況於濬恭兄弟乎哉初侍御歸自海上也杭人
吳農祥晚出欲爲名高移書謂侍御不當出而爲索食
之遊侍御以良友謝之及農祥應詞科之辟人多笑之
侍御曰士之出處各殊耳其渾厚如此今濬恭已爲忠

介後而有子懿藻能追念本生謀爲侍御置墓田以崇
祀事是則可嘉也爰卽詮次其語列之蓋上而繫之以
銘其詞曰出於茲者高潔書簡於時不當出而爲祭食
荒朝柱史東村老農九死不死有此幽宮窮冬木介吾
疑爲血淚之所封出於此者良潔文香餘沫爲之流
出於明職方主事兼三錢公墳銘百半或然收白髮
忠介錢公以戊子卒於閩之琅琦其第五弟檢討殉於
福安又七年其第九弟推官殉於鄞明年其第七弟兵
部亡命發狂而死於崑山君子曰錢氏有四忠焉而兵
部有婦稱奇節則又四忠之餘烈也兵部諱肅遜字兼

三其世系見諸兄碑志兵部性樂易喜爲詩亦工書以
諸生從軍初授監紀未受入閩以薦入樞曹妻安人鮑
氏方未國難時已納采未及娶而難作閩浙路絕鮑氏
父兄欲更擇壻安人不可父兄歎曰非不知其不可顧
錢郎播遷天未必無生還之望安人遽嚙臂出血爲誓
其家愕然而止己丑兵部從亡翁洲辛卯翁洲破來歸
始成婚安人之年二十六矣甲午張公蒼水以定西之
軍入長江兵部挈眷與弟推官閒道赴之張公倒屣迎
曰段文鴛耶江子四耶尊兄爲不死矣已而師退兵部
歸乙未翁洲復歸海上兵部復與推官赴之時復潛行

中土結內主之助丙申大將軍宜爾德再下翁洲兵部復與推官先期入告未達追兵及之推官死焉兵部亡命是時兵部同祖兄弟有通籍者恐兵部兄弟出入焦原無已時終爲家門之累頗相齟兀兵部乃挈眷居崑山思得閒爲入海計己亥蒼水又入長江兵部又從之已而兵敗相失流轉太倉嘉定閒怏怏不自得一日嘔血數斗大呼不絕以死得年三十安人勉治殯殮祝髮爲尼與長洲殉難忠臣劉公曙之夫人同居一草菴中泣血紡績以求歸貲數年始得呼其弟至崑負骨以歸或勸以焚化輒哭拒之卒葬之君舅瑞安公墓旁而身

學道於戒珠菴及兄公侍御舉子濬恭乃歸撫之若己所出臨終謂濬恭曰我死當葬汝叔墓旁無得用空門禮也濬恭乃以命服殮爲合兆焉是時黃山汪侍郎沐日亂後爲僧其卒也議者謂當以儒服殮而其徒不可蓋泥於侍郎之無遺命也安人之見卓矣安人尼名定鎔字覺幻嗚呼兵部之百折不回必欲展其初心而卒以之畢命亦可哀矣而安人以巾幗芳年矢苦節以報之何其烈也濬恭以忠介爲所後父以安人爲慈母故兼承其祀而乞予爲文以立之墓上予不敢辭其銘曰斯其爲故國之雙雙兮哀魂夜集於冬青之樹鬼車過

之尚知所懼

明監紀推官叶虞錢公墓志銘

忠介錢公兄弟十有二人而推官肅典居第九起兵時諸弟從軍者四人推官年尚少未豫也丙戌從諸兄浮海戊子忠介殉於琅琦己丑叔兄檢討殉於福安推官展轉閩浙之間庚寅從亡其保翁洲始有監紀推官之命翁洲內附之後又五年卒以義死嗚呼何錢氏之多奇也推官故吾全氏壻未及娶而航海及歸卒不克娶而死其年僅二十六歲嗚呼錢氏故世受國恩然忠介仗義於天地崩裂之中者四年足以報矣檢討抗守孤

城接踵喪元亦足以嗣其兄矣推官似亦可以無死而卒死之其殆有幸於得死而恥託於可以無死之說者耶其亦異矣推官之仲兄侍御有哭推官文顧嗷嗷不敢詳其事予嘗以問之先君則曰翁洲以辛卯破甲午推官與其叔兄樞曹航海復入閩南諸島因同蒼水張公入長江乙未蒼水居翁洲推官兄弟復赴焉然又時時入內地以諜消息丙申中朝遣大將軍宜爾德帥師再入海推官方與樞曹渡海告警追騎至樞曹得脫走而推官被執帽落髮穆穆然周臂會大雨騎入村廟飲醉臥土人至者問知其爲忠介弟競憐之或遂欲脫

其械導之走推官乃昂首歎曰吾亦安可以頻辱哉謝遣土人呼騎起偕之鄞之三江口不屈而死時丙申七月十有一日也嗚呼推官欲逐虞淵之日勢不至化爲鄧林不止卽令是時得脫虎口亦終難必其免於死也終於難免則不若早從其兄於天上之爲愈矣此推官之志也顧如土人者殆亦山谷中有心人乎推官當蹈海時猶挾忠介遺集以行尤可悲也近者忠介嗣子濬恭以先集來因與予語及諸父死節諸佚事予舉舊聞以告之濬恭喜其歲時之覈足補家傳之闕請援檢討大招之例并爲推官置兆域而皆摘詞於其石推官諱

肅典字叶虞其世數見諸兄碑志不復具其銘曰
不降其志懼負其兄不屈其節懼累其生所惡有甚於
死者相與羽化而同升

明錢八將軍墓表

故太保閣學忠介錢公有同七世祖弟肅繡字文卿世所稱錢八將軍者也錢氏爲吾鄉望族世用簪纓禮樂著無以勇力見者太保尤孱弱而文卿獨力扼虎射命中飲酒可數斗飲愈醉膽愈壯仰天振纓意氣橫舉太保起兵其同產弟從軍者四人從子一人又族弟二人曰肅文肅度忽於衆中見文卿仗策請自効太保以其

恃勇恐至蹉跌過之不許列名文卿變姓名注藉諸將幕下及太保親誓師見之駭曰汝必欲隨征耶江上出戰文卿為先茅浮白大呼挺矛直前嘗中利刃腸出不及納一手攬之一手權鬪不止卒連斫二人仆地始得還營一軍皆驚而文卿意氣自若其時太保軍中多魁士如江子雲王征南皆百夫之特而文卿以兄弟尤勤於護衛幾如魏武之有許褚也顧大保時時憤諸營濫邀爵賞為偏裨樹恩澤故文卿在行閒積功甚多而官止參將嗚呼吾讀諸史北齊之彭樂唐之郭琪皆臨陣腸出以為何勇悍若此近則攻臺灣時藍理亦以此得

大用而文卿以一書生同此奇勇則幾幾乎過之乃僅効其長於燭火之一隅兵解以後窮老桑麻之閒掩關不敢輕出惟恐為霸陵之尉所呵而日飲無何鬱鬱以死身死之後世亦無復知之者悲夫文卿事太保甚謹是時淡巴菰初出然薦紳士人無用之者文卿一見好之太保見而怒鞭之文卿惶恐扶服謝過太保撫之而止嗚呼斯其所以為忠義之子弟也耶太保嗣子濬恭以予銘其家先德之備也請并為文卿表之其銘曰扼毒龍斬赤豹萬戶侯安足道乃數奇投海嶠老失職嗟不弔我銘之表忠孝

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錢忠介公之起事也幕下列將較盛於張熊孫沈諸家故其中多健者而忠介所恃莫如江都督子雲都督諱漢其原籍爲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曾祖某祖某父某黃山巨室推江氏而多以商籍入浙都督由是家錢唐膂力雄捷視瞻瑰偉居然將種也相傳都督之生太夫人夢有金甲神臨之故都督生而不凡亦頗以此自奇丙戌挈家而東詣忠介軍門請自効忠介大奇之拔置諸偏裨之上授以都督僉事總兵官忠介故未嘗習軍旅在江上每日戎服登舟鳴鼓放船都督指麾旣畢則

畫諾焉及浮海至長垣再出師七閩震動樓船幾下福州都督之功爲多馮侍郎京第之乞師日本也願得都督同行忠介遣之旣歸曰東師必不出也聞者不信爭叩之對曰他日請念已而日本果愆約忠介旣卒都督旁皇無所之而太夫人尚在鄞乃變姓名來歸因定居焉日與諸遺民賦詩以寫其磊砢每語及忠介則淚淋淋下辛卯姚江王督師梟首城西門陸副使宇燦謀竄取之訪於督師之故卒其人曰非得江都督事不諧副使亟以情告都督曰請以中秋日待我城下時都督家居幅巾深衣不執弓矢屆期忽紅笠披短後衣縛袴挾

健兒數十揚揚而出家人駭之而城禁方嚴都督徑登
之守者以爲關東新將也趨叩頭惟謹旣見所梟首忽
怒目視曰是吾仇也亦有今日乎拔刀擊之首墮城下
遂循雉堞周行縱覽濠水守者隨之廩廩而副使已抬
首去是日也城外方競渡遊人目炫無見者都督之出
奇應變大略如此都督旣居鄞無以自給種蔬爲業諸
遺民竭蹶周之四壁無長物惟餘忠介所贈寶刀一具
而已病亟先贈公往視之都督咄咄曰金甲神不靈耶
先贈公曰神或卽錢王二公之識也都督歎曰然則吾
何望矣於邑而暝都督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

葬於某鄉某原其銘曰

桓桓神勇布衣從戎故人其誰宰相魯公魯公旣死朱
鳥哀號誰憐蕉萃爲賦大招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王公紳道闕銘

古今來節士遭逢人倫之變進退俱難者蓋多有之趙
苞勢不能復顧其母祇應以一死自謝終爲恨事徐庶
之從魏先儒不以爲非然夷攻之則庶竟仕魏無乃違
其初心豈方寸卒不自主耶姜維自負遠志長往不顧
亦未爲得獨周虓入秦始終不可屈節一奔漢中再徙
朔方可謂烈哉至吾鄉王都御史而益奇浙東之債事

也同里王公翊與公結寨四明山中先是畫江而守二
公連名上書監國請募沿海義勇勤王自効師甫集而
王航海二公遂頓兵四明之杜畧以爲海上聲援海上
之人呼之曰東西王以別之西王公主兵東王公主餉
當是時浙東之師雲起由寧紹以至台處所謂山寨者
相望也旣以不練之兵烏合復無所得餉四出劫掠居
民苦之御史李公長祥在東山翰林張公煌言在平岡
且耕且屯最爲居民所安而孤弱不能成軍獨西王公
招兵最盛而公善理餉計山中屯糧所收不足親往民
家計其產用什一爲勸輸以忠孝感動之有額外擾民

一粟者必誅又時遣人入內地結連遺老致其屣屨之
助故杜畧一軍之強甲於他寨侍郎馮公京第御史張
公夢錫遂合軍來守大蘭公總司三營之餉浙東列城
畏之如老羆當道而胥吏不復下鄉催租於是山中之
民益樂輸監國之居舟山非此一軍莫能安也庚寅
大兵決計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絕其援兩軍由餘姚
奉化會於大蘭而游騎分道四馳馮張二公死之西王
公避入海公亦走大帥劫公太夫人以招之公乃盡薙
其髮以浮屠服至杭時大帥方議勞來故國遺臣得公
喜甚盛爲館帳如幕府而防閑之未幾太夫人以天年

終公忽買一妾昵之甚於是夫人晨夜勃蹊詬誶公乃控之吏而出之夫人亦攘臂登車歷數公隱微之過而去隣人駭焉一日公遊湖上防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公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術脫其妻也公旣脫攜其夫人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張名振請爲監軍甲午引師入大江抵燕子磯望祭孝陵題詩慟哭而還乙未名振卒海師復下舟山張公煌言駐軍焉時有沈調倫者復起四明山中來迎公乃赴之山中人聞公至壺漿以迎者如蝟浙東太帥方以舟山爲急聞公至謂山寨且復爲舟山犄角急攻之公中流矢卒公卒而舟山復

破公諱江字長升原籍紹興府餘姚縣遷慈谿縣之葉畧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李氏公少蹇於制舉其起兵時尚未爲諸生也嗚呼豈料公之所樹立一至此哉初授戶部主事改戶科都給事中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右副都御史公之卒也部卒竊其尸歸葬葉畧同時李公長祥散兵隱山中江督郎公廷佐於浙東物色得之亦盛以禮致焉居之白下其實羈之也李公亦買一姬朝夕酣歌恆舞窮盡荒樂郎公稍稍薄之謂其懷於此土諒無他矣一夕行遯大索卒不可得李公踪跡頗與公不謀而合而公末年更多起兵一節則幾過之矣公

無城... 卷五
之事已詳於黃氏四明山寨記吾友鄭性令予爲其神道之文乃卽據黃氏所紀而刪補之其銘詞曰
神龍見首必護其尾有時螻屈終於鵬徙縱見其尾孰見其髓吁嗟王公死而後已亦有侍御斯人敝屣

明故太僕寺少卿眉仙馮公神道闕銘

公諱元颺字沛祖別號眉仙浙之寧波府慈谿縣人也太常卿若愚子工部司務季兆孫封布政使燮曾孫太常子三長元颺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次元颺兵部尚書而公最少馮氏於慈谿代爲冠冕家而津撫兄弟尤以盛名見重於世時有大小馮君之目浙東自沈朱二

閣臣而後聲息不與東林相接至大小馮君出而操東林之柄士子欲自附於清流但得大小馮君一言則雖以碩儒如戴山漳浦亦無異論公於其時步趨二兄之側所聞所見莫非奇節偉行而公不甚自暴白也崇禎壬午以順天貢士待試春闈時寇禍亟思宗倚任尚書與戶部倪公調兵調食委以心膂而猜疑未化謂尚書在中樞其兄又爲畿甸開府未必能盡潔身苞苴之外思有以嘗之一日已晚忽有人叩尚書邸求見尚書以事允顧左右請三相公出見之謂公也公出則其人以三千金求一邊帥缺公怒標而出之以告尚書尚書喜

魚... 卷五
曰真吾弟也次晨尚書入朝思陵迎笑而語曰卿家三
相公真卿弟也尚書駭愕乃知昨夜之以三千金來者
上所遣也津撫聞之亦大驚而於是三相公之名繼大
小馮君起是科公以五經成進士時尚書爲國理樞務
日憂日瘁又內懼思陵猜疑之跡遂成沈疾思陵疑其
僞託久而知之乃得假歸而謗之者終以爲避禍而去
津撫進南遷之策旣不得達京師遂陷津撫誓師討賊
監司內叛自拔南歸江左清議亦頗以臨難不死加責
備於是大小馮君相見於杭執手流涕共約赴南都請
復仇自劾而赧王方翻逆案東林黨人概置不用甲申

九月津撫與尚書十日之中相繼以鬱鬱死尚書臨終
謂公曰吾無以慰伯兄未遂之志矣汝其勉之公號咷
曰敢不爲國盡死公以丙戌之春赴南都授兵部主事
已而靖南伯黃得功出討左兵請監其軍乃改上江兵
備僉事持節視蕪湖軍蕪湖告捷而大兵渡江赧王
蒙難公跳身至錢唐則潞王迎降乃歸慈水會沈公宸
荃起兵公大喜告於兩兄之靈而行江干進公太僕寺
少卿公輸家財以充餉而江干又破公歸哭於兩兄之
墓曰國事今已矣賴宗社之靈或可以一綫支兩兄其
冥助之不然弟當蹈海而死更不得展拜先墓矣遂赴

翁洲時翁洲爲威鹵侯黃斌卿所守公至問以監國消息則曰前數日已入閩公呼天長慟公以貴介子弟少未嘗遭困苦至是驟加憂憤神氣俱索終日望海咄咄不數旬而亦病病甚不肯進藥斌卿往視之公張目曰下官累世竝受國厚恩而先伯仲尤爲國家元老先伯仲耿耿之志未遂而死將以望之下官而今又死天也言訖而瞑嗚呼以予所聞公兄弟三人之生平而論之津撫老成忠謹則有餘而稍嫌才短尚書才足辦事而或言其過於博大然要之皆正人也津撫之不死於津與尚書之間變而未死其意原欲以有爲乃南都諱言

討賊於是二公悔當日之不死而卒以死自明此則心跡之昭然者也然使二公少更濡遲以及畫江之日則必出而有爲其出也究之亦歸一死則前日之志得申而天下後世無異詞故論者惜二公之死稍晚而予反嫌二公之死稍遽試觀公以甫經釋褐之進士流離海外視死如歸夫孰非二公之志也哉公生於萬曆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得年三十二歲夫人某氏子某自公歿後翁洲遂成域外又四十餘年而始得歸葬先塋之次又四十餘年而予爲之銘其詞曰

東林黨人大小馮有志未遂長負恫誰其竟之三相公

野棠猶映棣萼紅百志未遂長負剛緝其意之三昧公

定又四十餘年而千為之證其隨日

致謝餘既遂如知水及四十餘年而故得觀其去學及

十一月二十一日餘年三十二歲夫人某因于某自公

水脈既收離夫轉非二公之志也始公生於高祖心根

謝二公之友辭教清曠公以兩縣釋歸之教士亦難辨

而天不餘世撫異情尚編卷四二公之友辭雖而千又

公由而於其用也深之志觀一衣頃滿日之志將用

海之學然香也然卷上二公少更需教以必盡工之日

結琦亭集外編卷五終之不及前卒以死自肥北湖心

